北齊書

七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崔暹 子達拏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也世爲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爲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愼後臨光州啓暹爲長史趙郡公琛鎭定州辟爲開府諮議隨琛往晉

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因以徵卲甚見親重言論之際卲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高

愼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勑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

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尔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

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宜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庭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

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
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
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
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
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
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
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
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

以時進世宗意釋以竟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毋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進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賛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已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

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匱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

帝謂群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群臣讌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主降達拏天保末為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

感愧十年遷以疾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
温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爲司農卿入周謀反
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
似荅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
入内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蓨人父顥魏滄州刺史德
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爲開府參軍
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爲相府掾委以
腹心遷黄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

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

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荅者時杜弼爲長史密啓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爲帝譬如逐兎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

容後以斆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竝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

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晉陽德政又録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等揔集引入北宮留

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
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肯
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
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
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决
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
司空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黄門趙彦深入通奏
事魏孝静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
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

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尒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去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去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賛去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

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口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亶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爲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爲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常内忌之由是荅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

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挑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轝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寳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時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爲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宗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

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爲冠首朝野榮之
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
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
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
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於天
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爲戒實
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
休帝爲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齊受禪遷
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

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目知無不為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啓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勑昂云若諸人不相遵納卿可依事啓聞昂奉勑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勑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見黷貨輩疾之若讎以是

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東山百官預讌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讌金鳳臺帝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

特召昂至御所曰歷思群臣可綱紀省闥者唯
異卿一人即日除爲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
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
其太速欲明年眞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
正僕射明日即拜爲眞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
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事除名
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章堅正剛直之
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
爲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

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所服子液嗣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 王昕 弟晞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未嘗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騎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爲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

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恱散數錢於地令諸
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恱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
取其一恱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
獨執版却立恱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
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舉牀卿是何獨為偃蹇對
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
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恱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昕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恱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

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察敢任其咎悅大笑
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
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
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爲
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爲元羅賓
友及守東萊邵擧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
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

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

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
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
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爲
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
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
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
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顗昕母清河崔氏學識
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弥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

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弥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絶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睎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睎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

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顧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柰何奪其

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詿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力憫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王友王復録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矣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

逢一怒遂尓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
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尓
欲學介子疋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
刀箭豈復識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
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睎曰吾長夜九思
今便息意便命火對睎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
至忤旨　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
何知欲　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吕

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十會醉臥得解亦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謂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之日何以處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荅帝臨發勑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

須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肹蠁斯集雖執謙抱粃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譔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

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睎以事體因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第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詔睎曰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儁

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
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
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毀棄者
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
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
每令睎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
子太傅睎以局司奏璽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
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
帝將北征勑問外間比何所聞睎曰道路傳言車

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睎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者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王睎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睎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睎曰此人合死不睎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閲要人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胷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

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幷州雖戎馬塡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

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聊緩笑曰昨

晚陶然頗以酒犯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

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聊溫酒服膏曾

不一廢毎未肯去行侶尤之聊曰莫尤我我行

事若不悔乆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聊爲儀同

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

年七十一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三　北齊書二十一

北齊書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迩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

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恃所祈禱
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
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乗輕舡不介胄沿流
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覰彼龍睡
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皆見梁兵歩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
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

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
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
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
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
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
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
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臂其
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

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鏁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甞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歳不逢我者豈見

天曰乎爲受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弟子戲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

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甞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

三公而自稱何也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内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

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
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
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人
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
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餸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
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
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開其
城門着麁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
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

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餉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隅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簉爲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

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剥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

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妻大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荊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

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

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生死相報泣而別
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
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
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荆
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
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
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
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
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爲奴婢梁元乃鏁琳送

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擧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

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扞若警急動
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
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
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爲魏
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
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
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
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
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

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

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賞琳所坐艦中令
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
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
王之師矣溫太眞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
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
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
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
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
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

令李騶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
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
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
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
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
次于濡須口齊遣楊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
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
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

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
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楊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
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
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舡上岸爲陳軍所
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同典兵侍御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
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

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杖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

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鬭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

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

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洲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方伯之任尒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臣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

身没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遭末虜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𭃭賤竊亦有心琳經涖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閤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宅兆庶孤墳既築或飛衛士之燕豐碑

式極時當塗之人近故舊王績等已有論牒
卭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㶏川而建
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
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
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
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啟陳主而許
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
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

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皃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内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任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

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
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
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
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
渝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四　　北齊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在其本朝甚爲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

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爲豫州刺史梁主既納
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
命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揔馭羣帥指
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
帝升門樓觀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
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
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
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

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諭若猶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爲西魏所滅顯祖詔立明爲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率衆以送是時梁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

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
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横江
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遣舟艦迎接王饗
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載書而盟於梁與
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康遂
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宇
文黒獺賊督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太傅授王
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
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

傳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九年二月自盜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王琳摠其軍國追謚明曰皇帝明年莊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祇字敬式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寛人慢祇獨莅以嚴切梁武悦之還北兖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祇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

車衛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
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
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
有禮樂善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
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
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
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

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常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服闕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

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戶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

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勑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効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

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
南士之人不堪典祕書轉受金紫光祿大夫以
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
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
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
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
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

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

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
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令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巳豹祠嫁石婆
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
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
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
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
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

由乗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

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一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

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

斫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遥望墓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甞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齫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

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俟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俟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寬縱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

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年中卒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此卷與北史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

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恵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

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甞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旣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懸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瘖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鎭河梁愔適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讃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幷州刺史北道

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寛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寛家爲寛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

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引見賛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楊寛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及崔㥄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

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虚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内贈太師
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中書
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
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
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
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
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
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

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
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
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
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
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
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遺
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
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
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

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
梁使至碻磝戍州內有漕家舊佛寺精廬禮拜
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
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
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
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
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
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
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顏咸出人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飧

之惠酬荅必重姓名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屑焉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人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

深自言悟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
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
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
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
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
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
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
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
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

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
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愼恒若不足
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
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右僕射
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
遺詔輔政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
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
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鎭晉陽執政復

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憘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憘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

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録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

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

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

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
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
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
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
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
毋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
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

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
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
皇太后臨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
之一眼親内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攊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也角文爲用刀
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

姑愔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睎固諫乃各没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彦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揔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

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子弟也以道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攺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與楊愔同詔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 頤聰敏頗涉文義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

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
復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
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裴讓之　弟諏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裴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
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
辛氏高明婦則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
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
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辨早得聲譽魏天平
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語曰
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
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
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

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諏之何在荅曰昔吴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心況謙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宫與諸臣

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爲黄門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然更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案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

之眷戀魏朝嗚呼流涕比爲内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耶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

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葬訖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弟亮

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
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
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
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
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
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
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
州刺史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
徒主簿楊愔每稱歎云河東士族官不少唯此家

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永昌太守客旅過郡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出爲吏人所懷

仕周卒伊川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

遷入魏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媿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沉有雅量兼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李構字祖基黎陽人祖平魏尚書僕射構少以方正見稱釋褐開府參軍累遷譙州刺史卒構從父弟庶魏大司農諧子方雅好學風流規檢

甚有家風稍遷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
年等訟其不平並繫獄魏收書王惠龍自太
原人又言王瓊不善事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為
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致訟語楊愔云魏
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顯祖罪斐等並髡頭
鞭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
歷臨漳縣門
張宴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教誨動
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成子累遷尚

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
參軍兼記室宴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
之謀又常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
賞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宴之女爲妃令赴
晉陽成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
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
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
即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
徐州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

歎日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陸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蜂遂出明珠意欲為君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儒雅搢紳尤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郎中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燕

接在帝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脩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虚矣主教訓諸子皆禀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毋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深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

里爲孝然里服青當龍衮不忍嗣侯天保初常山
王薦卭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黄門侍郎遷吏部
郎中上洛王思宗爲清都尹辟爲邑中正食貝
丘縣幹遭毋喪哀慕毁悴殆不勝喪至沉篤頓
昧伏枕又感風疾第五弟摶遇疾臨終謂其兄
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日必不
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慟
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卭聞而悲痛一慟便
絶年四十八卭自在朝篤慎固密不説人短不

伐巴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
贈衞將軍靑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
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嗣襲爵
始平侯
王松年少知名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還歷位尚書郎中魏
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
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州大
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

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甚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侯參定律令前後大事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三子邵最知名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巾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還歸鄉里侍父疾音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世宗致辟禕稱疾不動

五子璿珉璞瑗瓚並有志節爲世所稱

列傳第二十七　北齊書三十五

此卷與北史同